

## 烟台故事

## 珠玑村的宗祠与挂谱

张文泰 撰文/供图



陈氏挂谱局部

## 家谱和挂谱

前不久，我去参观璜山书院民俗博物馆。在展馆里，一间复原的农村民居墙上挂着一件陈旧的挂谱，挂谱上面由上而下列着几排名字。同去的有研究家谱者讲，挂谱，农村百姓叫它“影”。“影”这个名称用得真好，寓意深刻又形象准确。挂谱“影”上面恭恭敬敬地列着一个家族故去的先人，他们曾经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，他们每个人都拥有过精彩的人生，或建功立业，或文章天下，也有平凡如我辈的芸芸

众生。他们虽然早已故去，远离了我们，但他们的名字却在一本本传承下来的谱书之中，他们的“影”挂在祠堂的高墙之上，临之在上，祭之如在。

挂谱，俗称家赏画、家影、祖影、谱轴等，是各个家族用于祭祀，记载着同宗共祖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脉络的图文，与家谱具有相同的功能。修家谱时，一个家族内，从逝去的先祖到刚出生的孩童都会入谱，而挂谱上只填写逝去的

先人。

参天之本，必有其根，怀山之水，必有其源。家谱和挂谱是以其特殊的形式记录家族的来源、迁徙、繁衍生息等过程的重要历史典籍。族之有谱，可以详里居、别支门、分宗派、明世系。中华民族历来有纂修家谱的优良传统，几乎每族每姓都修有家谱和挂谱，每个族姓大多建有自己的宗祠，又称家庙、祠堂或社房。宗祠是祭祀祖先的场所，挂谱就存放在宗祠里长年供奉。

## 族谱捐给图书馆

后来，祭祀仪式没有了，几件挂谱也无人问津。我高中毕业后回村工作，当了村里的保管员。我见到这几件挂谱，有些心痛，找来化肥袋子，把挂谱仔细包好，藏在仓库的角落里。挂谱被鼠啃虫蛀，饱受摧残，我也不知哪里是它们最好的归宿。正巧这时，我见烟台图书馆向全社会征集古籍善本文史资料，准备筹建“胶东文库”，就请示村委领导，把这几件珍贵的挂谱捐送到烟台图书馆。2002年8月15日，我郑重地将珠玑村张、陈、王、季四大姓共五件挂谱捐赠给了烟台图书馆。

珠玑村是明洪武年间形成的一个自然村落，历史悠久，民风淳朴。张、王、陈、季是村里的四大姓，这五件挂谱就是这四大姓的族谱，其中季氏分东西两支，各修一谱。五件挂谱制作精美，尺幅宏大，宽有六尺，长有丈余，画面工笔重彩，古色古香，谱面书写蝇头小楷，记载内容脉络清晰，传承分明，庄重肃穆。几百年历史、几十代先祖，赫然在目，让人肃然起敬。五件挂谱对研究胶东地区早期先民的生息繁衍、宗族、姓氏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。烟台市图书馆也极为重视，将其存放在古籍善本恒温室永久珍藏。烟台图书馆副馆长、谱牒研究专家刘树伟先生肯定了五件挂谱的历史价值，特别对我们张氏挂谱给予赞美：“你们张氏的挂谱好，估计是清嘉庆年间所修，这么大的族谱保存得如此好，现在少见。”得到专家的肯定，我的心中有几分欣慰，这是我们几代珠玑子孙共同努力的结果。

我在那天的日记里是这样写的：“今天将村里保管多年的五件挂谱捐给烟台图书馆，由图书馆整理揭裱，永久珍藏。我为列祖列宗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，了却一份挂念和几多忧虑。列位先祖，对不起你们了……多年来，你们漂泊的灵魂，居无定所，东搬西藏，把你们搞得破烂不堪，灰头土脸，今天我给你们寻找到一个新的家——烟台图书馆。我小心地展开挂谱，轻轻地抚摸着你那憔悴的面容。再看你一眼，再看你一眼，恋恋不舍地将挂谱仔细地卷起来，抱起来送到来接你们的车上。再见了，列祖列宗。再见了，我的先人们。图书馆是你们新的归宿，是你们永久的家园。那里面山背海，碧水蓝天，有蕙风袅袅，花香淡淡，阵阵海浪伴你们长眠……”

现在，这五件挂谱珍藏烟台图书馆四楼珍品恒温室，常有珠玑人去图书馆查询有关史料，图书馆工作人员都热情接待，取出挂谱让大家查询、记录、拍照。据悉，珠玑陈氏、王氏家族后人正在续修自己的家谱。

辛弃疾在《永遇乐》词中说：“烈日秋霜，忠肝义胆，千载家谱”，道出了家谱与民族精神一脉相承的重要性。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的根在哪里？无论身在何方，不管漂泊多远，人们心中始终有着这种寻根的意识，正是这种寻根意识，进一步增强了民族的认同感、向心力和凝聚力。

## 珠玑村的宗祠

芝罘区珠玑村早年间是一个有一千多户的大村，村子里季、张、陈、王为四大姓氏，村里有七八座宗祠，或豪华气派，或矮小破旧，但每家宗祠都修有挂谱供桌和供器，院中植翠柏，高耸挺拔，郁郁葱葱。迈入宗祠，颇感庄重肃穆。

村子东头有申家宗祠。申氏家族在光绪年间出过两名举人，申宗海和申洪钧。申家宗祠雕梁画栋，恢弘大气，门前竖双斗旗杆，大门是八字粉墙，高大气派。双斗旗杆可不是有钱有权就可以随便竖的，而是皇上感念其功绩而御赐的，以表彰其功德，旗杆高高耸立，杆上有两个斗形装饰，寓其“才高八斗”之意。后来宗祠毁掉，旗杆和影壁也不见其踪迹，大院落也改作生产队的办公场所，只是那段残败的“八字粉墙”还在，我见过它衰败的样子，知道它曾有过辉煌的历史。

村西是我们张家的祠堂。史上我们张家也荣光过，出过两位文举、两位武举。清道光十一年，张省候中武举，官至莱州北海把总。道光十七年，张廷深中举人第八名，官至平阴县教谕。光绪十五年，张士魁中举人，光绪十七年，张殿鳌中武举。张氏宗祠也曾是青砖黛瓦、飞檐斗拱，八斗旗杆高耸巍峨。现在人们聊天时也常会说到“你们张家是竖过旗杆的”，这份荣耀还在延续着。后来，宗祠毁于战火。我小时候还见过张氏胡同里“魁星点斗，独占鳌头”的佛龛。门前的张家老井留存了下来，甘甜的井水滋润着张氏家族的一代又一代后人。

季家的宗祠和陈家的宗祠是建在一起的，在村子的中部，坐北朝南。季家的宗祠高大豪华，门楼高耸，五脊六兽，木雕彩绘，古朴精

美，两扇黑漆大门上书写着行书对联“族推鲁望报享千秋，派衍姬宗勳垂两社”，横批是“百代昌盛”。听说季家出过高官，官大一级压人三等，季氏宗祠建在陈家的东面，足足高出了陈氏宗祠三尺还多。

陈氏宗祠在季氏宗祠的压迫之下更显低矮破败，一副寒酸的样子，但陈氏宗祠朱漆大门上镌刻着一副遒劲有力的颜体对联“忠厚传家流芳远，诗书继世锦泽长”，影响了陈氏家族一代又一代的后人。这两处宗祠后来归了集体，成了生产队的仓库和办公室。此外，还有梁家宗祠、刘家宗祠等都归了公，不是做了仓库就是成了生产队的办公室，后来全都成了瓦砾尘埃，无迹可寻了。

现在村里只有王家宗祠还留存着一段残破的石墙，戟戟子立在荒草冷风中，诉说着前朝往事。

## 年节祭祀是大事

宗祠是家族供奉祭祀祖先的场所。每年按时把节（方言，遵守节期时间），全族人在尊长的带领下，恭敬地从宗祠里的大漆木匣中取出挂谱，挂在墙上；从神主楼里请出先祖的牌位，摆放在红木供桌上；前面的八仙供桌上摆好供品：猪头、全鱼和全鸡、光头大饽饽、应时水果和糕点。上香点烛，香火袅袅，缭绕其间，庄重肃穆。族人在尊长的主持下，按辈分依次跪拜，缅怀祖先恩德，祈求祖先庇佑。每年正月初一祭祀祖先，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祭祀活动，一直要祭拜到正月十五，才能将挂谱和牌

位收好，存放在匣子里面，供品也收起来。

我曾听老辈人讲了一个陈氏宗祠的故事。陈氏族中的一支迁居莱山初家，老挂谱存放在珠玑宗祠，每年大年三十，他们族人吃过除夕饺子，就急三火四地从莱山赶到珠玑陈氏祠堂祭拜祖先。珠玑陈氏族人依仗支大人众，有些欺生，不是嫌人家来得太早，就是嫌人家来晚了，又是罚跪，又是罚香，终于惹恼了人家。转年腊月，月黑风高夜，几位胆大的后生翻墙入室，偷走了族谱，拿回初家悬挂祭祀……

这个传说在“文革”时不攻自破，陈氏挂谱从珠玑陈氏尊长家中被抄了出来。可能是迁走的那支族人来祭祀时就记下了先祖的名讳，又找画师新制了一个挂谱，四时八节取出来悬挂祭拜。年节时跑到供奉先祖的总祠祭祀确有其事，听老人讲，以前我们张氏族人在大年初一这天，要车马轿犖地去西牟村拜祖。珠玑这支张氏族人早先是从西牟村迁来，我们和西牟村张氏是同根同祖。每次祭拜仪式结束后，西牟村族人都会备上丰盛的大餐，招待远道而来的珠玑族人，一族人团结和睦，其乐融融。

## 冒着危险护谱书

新中国成立后，家庙宗祠全部归了公，成为集体财产，连名称也改为中性的“社房”，不那么有封建意味了。宗祠归了集体，挂谱则在各族尊长的家中客屋珍藏，逢年过节悬挂祭拜的仪式也传承延续了下来。

1947年，国民党军队占据烟台，孙氏宗祠遭到破坏，文物流失。《孙氏族谱》被我姥爷从火堆里抢了出来，抱回家珍藏，后又转由孙氏一支

族人收藏。这族人尊长的后人，在“文革”时把族谱丢在家中顶棚上藏着，直到上世纪90年代翻修房屋时才记起。孙氏后人依靠这本老谱，重新续上了《孙氏族谱》，这段故事被孙家庄孙氏族人在重修《孙氏族谱》时记载在“大事记”中。

“文革”时，每年清明村里祭奠烈士。在福山文化部门工作的季德章老师因为被打成“右派”下放回村，在村里负责宣传工作，也成了我

亦师亦友同事。季老师能写会画，没有好的纸张，他就找出一件大挂谱，用纸把谱上的内容盖严，在上面写上村里为革命牺牲的十几位烈士的名字，两边是他用隶书写的诗句：“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。”每到清明节，早上全村人集合在一起，祭祀先烈，虔诚地向烈士们鞠躬，缅怀烈士的丰功伟绩。人们并不知道，他们在祭拜烈士的同时，也祭祀了自己的列祖列宗。